

第一章 重回兒時

立秋後的一日，正午時分，烈陽高照，晴空萬里，貴京城西城門附近的菜市口，此刻烏泱泱一大群人，正圍著斬刑台私下小聲議論。

台上捆押著的兩名犯人，原是綏遠侯府的老夫人與侯爺，因犯大罪，大半年前已被貶為庶人。而坐在監斬台正中位置、身著正三品京兆尹官服的府尹大人，則是榮國公府的顧四爺，且綏遠侯府與榮國公府是姻親關係。

榮國公府大爺的髮妻葉氏，正是綏遠侯府的大姑奶奶，也是如今台上犯婦邢氏的親生閨女。對於顧家大奶奶葉氏來說，相當於是小叔子親自監斬了自己的母親與胞兄。

但葉氏卻不恨顧家人，她知道，這件事情算來算去也怪不到小叔子頭上，如果非得要恨上一個的話，那麼她該恨的也是自己的夫君。

因為大半年前控告她母親與兄長的人，正是十多年前她的夫婿顧大爺拚死保護的人。這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她庶出的弟弟葉千榮，他回來報殺父之仇了。

葉榕知道，這件事情沒有對錯，只有立場，而站在她的立場，她對庶弟葉千榮恨之入骨，也對自己的夫婿顧旭百般心寒失望。

其實真要說的話，她更恨的是自己。她自責、內疚，可她什麼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母親、哥哥去死。

明明母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，她謀殺親夫、戕害子嗣，為的也只是維護自己這個女兒的利益，可到頭來，她要什麼有什麼，母親卻不得不償還那條命。如果可以，她願意拿自己的命去換母親的，哪怕永世不得超生她也願意，只要能讓母親活著。

葉榕坐在離斬刑台不遠處的一輛青灰色冠頂馬車裡，因為情緒有些激動，猛烈咳了幾聲，她想伸手撩開側面的簾子，被坐在身邊的貼身侍婢桂圓攔住了。

「大奶奶，咱們能來送一送老夫人，也算是盡了孝心。您身子不好，不適合看那樣的場面。」桂圓是跟著主子一起從葉府到顧府的，那台上的老夫人也是她的主子，她心裡同樣很難過，但為了主子身子著想，桂圓極力勸著，「您別多想，家裡少爺跟姑娘還等著您呢。」

桂圓知道，主子如今能放在心上牽掛的，也就是少爺跟姑娘了，為了他們，主子也會撐過這一劫。

果然，想到一雙兒女，葉榕放棄了，緩緩收回手來。她精神很不好，臉色也十分難看，穿著一身素得不能再素的裙衫，雙眼無神，看著似乎是有氣進無氣出，但輪廓依稀看得出是個清麗脫俗的大美人，儀態也好，即便病著，也仍可見其雍容不俗的氣度，一看就知道是從小受到很好教養的世家貴女。

葉榕歪頭朝桂圓淒涼一笑，沒再說話，只是閉了眼睛，安安靜靜地待著。

外面傳來一陣躁動，桂圓知道是已經行刑了，但她不敢伸頭去看，也不敢說話，甚至連喘氣都不敢大口喘，生怕驚著主子。

她心裡也明白，外面的一切動靜，主子肯定也聽到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突然下起大雨來，入秋後天氣一日比一日涼，雨水夾著冷風尋到

縫隙就鑽進馬車來，桂圓歪過身子替主子擋著風雨。

「大爺，一切都安排妥當了，小的已經按著大爺的吩咐替老夫人跟葉老爺收了屍，會好好安葬。」

是大爺的長隨安泰的聲音，桂圓知道是大爺過來了，立即下車去。

外面，一身玄袍皂靴的中年男子立在雨中，旁邊有人替他撐著傘，他正全神貫注肅容吩咐下人們辦事，任雨水打在他臉上、身上也絲毫不在乎。

這三十多歲的男人，經過磨難、上過戰場，見過風雨、受過軍功……出身尊貴，歷練豐富，或許二十多歲的時候還有些青澀不成熟，但如今的他大權在握，成熟穩重，正是一個男人最美好的年紀。

葉榕手撩起車簾，看著外面鶴立雞群的男人，目光卻無神。

當初她剛嫁入顧家沒多久，顧家被政敵陷害，舉家流放，她跟著夫家一起流放十年，好不容易熬到平反回來了，原以為以後的日子盡是安和祥樂，沒想到母親、兄長卻出事了。

顧旭似是感受到她的視線，立即扭頭看來，見妻子在看自己，三言兩語吩咐完後，大步跨上馬車。

馬車晃了下，葉榕回過神來，朝男人看去。

顧旭坐進馬車，脫了披風罩在妻子身上。

葉榕咳了一聲，虛弱道謝。

揚聲朝前頭的車夫打了招呼，馬車便緩緩行駛起來，顧旭一雙燥熱的大手緊緊握住妻子的手，聲音沉重似有感慨，卻也只簡單吐出幾個字，「我們回家。」

車內安靜，顧旭的手輕輕地搭在妻子肩上，想攬她入懷，但葉榕不肯，輕輕搖了搖頭，顧旭遷就她，也就放棄了。

裹在身上的黑色披風更襯得葉榕形容枯槁，她望著近在咫尺的英挺男人說：「我娘的事情，麻煩你了。」

顧旭握緊她的手，搖頭，「妳不要這樣說，妳的母親也是我的母親，替她老人家做這點事情是應該的。」

葉榕卻沒有多高興，也沒有很感動，如果這樣的話是在另外一種場合說的，或許她會很開心，只可惜不是。

經歷了這麼多，她跟顧旭再不可能好好過下去了，她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，所以對他沒有別的奢求，只希望他日後續娶了新的美貌嬌娘，可以不要太過偏心，不要苛待她的一雙兒女。

念及此，縱然葉榕心中對他有百般怨懟，也都忍了，輕輕地挪了下身子，主動靠過去，「回家後叫了辰哥兒、靈姐兒一道來青方院吧，因為我生病，咱們一家四口有些日子沒一起好好吃過飯了。」

顧旭最怕她打不開心結，見她有釋懷的意思，當然稱好。

回了家後，葉榕精神似乎好了很多，洗了澡、換了身衣裳後，她甚至還能坐在廊下看辰哥兒打拳、聽靈姐兒背書。

雖然邢氏臨死前被貶為庶人，但始終是她母親，也是辰哥兒、靈姐兒的外祖母，

整個青方院裡，不少奴僕也曾是邢氏的人，所以青方院忙歸忙，卻安安靜靜的，也個個都著素色衣裳，算是替邢氏戴孝。

飯後，顧旭對妻子道：「安泰那邊都安排好了，我先代妳去母親墳前磕個頭，等過兩日妳身子好了，我再陪著妳去。」

葉榕知道自己的身子著實沒辦法，也就沒逞強，點頭說：「那妳把辰哥兒帶上。」

「娘，我也想去。」靈姐兒輕輕舉手。

葉榕捨不得女兒，拉過她手說：「今天已經晚了，妳就留下來陪娘，等過幾日娘身子好了，親自帶妳去。」

靈姐兒最聽娘的話，點頭同意了。

娘的身子比之前好了些，靈姐兒覺得是城中祈福堂的女大夫開的藥起了作用，所以她很高興，但外祖母剛剛過世，娘心情不好，她不敢表現得過於高興。

葉榕身子其實已經油盡燈枯，傍晚那會兒不過是迴光返照。

一陣陣強烈的困意席捲而來，葉榕知道自己快要撐不住了，忙支走靈姐兒，「娘累了，想休息，妳如果還不困，去妳四嬸屋裡玩吧。妳四嬸快要生了，她肯定喜歡有妳陪在身邊。」

靈姐兒雖然喜歡四嬸，但因為是四叔負責監斬她外祖母的，她有些不高興。

「我不要去，我就要陪著娘。」

葉榕看出了女兒的心思，她還指望日後四房可以多多照拂靈姐兒呢，所以忙嚴肅說：「妳外祖母跟舅舅的死，與妳四叔毫無干係。大人間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管，娘平日裡是怎麼教妳的？妳四叔四嬸待妳不薄，妳不能做那忘恩負義的。」

靈姐兒其實只是有些生氣，倒不是真的不喜歡四叔四嬸了，她也怕娘記恨四叔，擔心惹娘傷心，所以才說不去的。

「那好吧。」靈姐兒鼓著嘴，「那娘好好休息，靈兒明天一大早就過來給您請安。」

葉榕朝女兒溫婉一笑，頷首：「去吧。」

靈姐兒卻不知道，這一走，跟母親就是永別。

靈姐兒走後，桂圓扶著主子去寢間梳妝台前梳頭更衣。葉榕坐在梳妝台前，望著面前的銅鏡，蹙了下眉，「好奇怪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總能從鏡子裡看到一些過去的事情。」

比如說現在，她模模糊糊地似乎看到了父親母親在爭吵，雖然聽不見聲音，但年輕時候的爹娘她還是認得的。

之前她也看到過一些別的，比如小時候的三妹妹葉桃見她過去了，故意歪倒在父親懷裡撒嬌，還一臉得意挑釁的朝她笑。

比如父親出門歸家，給三妹妹帶的禮物最多、最稀奇，三妹妹總會當著她的面故意炫耀，眼見她一聲不吭落寞的離開了才高興。

又比如，當年葉桃也想嫁給顧旭，明知她跟顧旭已經訂親，還哭著求父親拆了這門親事，將她配與顧旭。

結果，父親答應了。

也正是父親鬆口給唐姨娘母女一個這麼荒唐的承諾，才有後來母親對父親的徹底

失望。

再後來，就是葉桃死了，父親在臨近崩潰的邊緣，以嫡長子葉蕭一無軍功、二無功名為由，想將庶子葉千榮寄在母親名下，以便日後立葉千榮為世子，讓他們這一房繼承爵位。

母親素來不把唐姨娘放在心上，但她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覬覦她子女的一切，所以最後毒殺了父親。

母親當時也是想一併解決了葉千榮的，但因有顧旭暗中動用勢力拚死相護，這才保了葉千榮一條命，也才有多年後他功績滿滿的凱旋，送嫡母下大獄，更是坑害嫡嫂、侄兒，讓他們有家歸不得，有親不能認，猶如喪家之犬。

「奶奶……大奶奶。」

葉榕垂著腦袋閉上眼睛，桂圓以為她睡著了，輕輕晃了晃她肩膀。

顧旭父子乘馬而歸，才在國公府門口翻身下馬來，銅環紅漆的兩扇大門條地打開，一個小廝匆匆跑出來，撲通一聲跪在顧旭面前，聲音哽咽沙啞——

「大爺，大奶奶沒了。」

葉榕覺得挺奇怪，她不過睡了一覺的功夫，怎麼醒來後真的見到了父母？

才過立秋，暑熱還沒散去，葉榕站在父親書房門外，曬得渾身都冒了汗。

旁邊桂圓要替她撐傘遮陽，葉榕怕一會兒父親看到後會怪她不懂規矩，所以拒絕了。

父母爭吵的內容她也覺得耳熟，就是父親想讓三妹妹婚配顧旭，讓她另配他人，而母親不肯，兩人各執己見互不相讓，吵得很凶。

葉榕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她曬得頭很暈。正好她也想讓父母停止爭吵，所以靈機一動，就軟軟地倒了下去。

旁邊陪著「罰站」的兩個婢女桂圓、蜜餞見狀，嚇得忙喊起來，「姑娘暈倒了。」

葉榕早就醒了，或者說，她根本沒有徹底暈過去，當時等在書房外的確曬得她頭暈，身體也很不舒服，所以她想，再不裝暈，可能真的就要中暑生病，畢竟秋老虎的暑熱餘波還是很厲害的。

雖然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為什麼自己睡著後就回到了以前，但躺在床上，繼續聽著屏風外面父母的爭執聲，她可以清楚的確定，自己回到了小時候，算著日子，應該是回到了十四歲那一年。

十四歲這年的秋天，她跟顧旭定了親，但葉桃也看上了顧旭，仗著父親的寵愛，葉桃哭鬧過好幾回了，剛剛父母在書房內爭吵，就是為了這事兒。

如此算來，葉桃還沒死，沒死就好，上輩子他們一家人所有的悲劇都是從葉桃的死開始的。

父親認定是母親派去的人逼死葉桃的，母親起初否認，後來父親一再提起這事，

母親也就懶得再辯駁。父親以為她默認了，於是變本加厲寵地愛唐姨娘母子，更有扶植葉千榮的意思。

真好，娘還在身邊，真好，哪怕娘現在跟父親激烈爭吵，她都覺得幸福。

以前她很怕父母吵架，可現在覺得吵架算什麼啊，在生離死別面前，別的都不算事。

此刻，葉榕覺得很幸福、很開心，只是想起辰哥兒和靈姐兒來，她會難過。

顧旭是長房嫡孫，他的妻子是宗婦，髮妻死了後，他肯定要再娶的。

其實就算他不是嫡長子，葉榕也不信他會為自己守身如玉，因為他心裡喜歡的人始終是葉桃。

又是葉桃……葉榕心裡暗暗歎了口氣，就算是重活一回，她也活不成像葉桃那樣的女子。

以前葉榕挺羨慕葉桃的，覺得她得爹爹寵，身為庶女，也沒有那麼多的規矩要學，又有顧旭那樣有身分、地位的男子喜歡她……但現在重活了回來，心境也變了。很多事情強求不來，自己擁有的一切別人未必有，又何必去羨慕別人？

上輩子她跟著顧家也算是歷經沉浮，共過富貴，同過苦難，立過軍功，殺過水匪……如今，倒不至於眼界太低，拘於後宅。

這輩子，各自過好各自的日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再好不過。

只要葉桃不死，或者說，只要葉桃的死跟她娘無關，只要日後母親、兄長沒有牢獄之災，別的都無所謂。想起葉桃的死，葉榕猛地睜開眼睛，忽然驚得坐起。

「桂圓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」

聽到女兒的聲音，屏風外面的爭吵聲戛然而止，邢氏立即越過屏風快步走到床前來。

「可是榕兒醒了？」

葉榕已經在兩個大丫鬟桂圓、蜜餞的幫助下坐起來，聽到母親的聲音，她側頭看去，就見一身淺紫羅裙的母親款款而入，原本已經穩住情緒的葉榕在見到母親這一刻，忽然就崩潰了，一頭撲過去攔腰抱住母親，眼淚撲簌簌往下掉。

女兒不哭還好，女兒一哭，邢氏也忍不住落淚，她那麼剛烈的性格……

綏遠侯世子負手立在一旁，看著葉榕母女倆，有些訕訕的難為情，他輕輕咳了一聲。

蜜餞機靈，立即說：「回世子爺、夫人的話，姑娘方才是突然驚醒的，想來是夢裡夢到什麼了。姑娘素來端莊穩重，平時不這樣的，想來是受了委屈。」

世子爺也在，蜜餞當然要把話說得嚴重一些，免得世子爺還以為姑娘是裝暈的呢。桂圓吩咐屋裡伺候的小丫鬟去打熱水，交代完才折身回來，朝幾個主子福身行禮後，回葉榕的話，「姑娘，今天是九月初五，您怎麼忘了呢？」又意有所指，「明兒九月初六，夫人一早便跟顧家大夫人約好了，要一起去城外祈福的。」

桂圓話中有話，葉榕當然聽明白了，她這是在暗示父親，顧大夫人看中的是她這個嫡女，而非葉桃。

說是相約燒香拜佛，其實是變相的相看，顧大夫人也是有心了。

若是從前，憑著她對顧旭的幾分情意，當然期待這次的法華寺之行，只是現在她不想再跟顧旭有任何瓜葛，自然不會去。

於是葉榕說：「爹，娘，女兒身子實在不舒服，明天怕是去不了了。」

在邢氏心裡，自然是女兒的身子大於一切，至於別的都不算大事兒。

「既然身子不舒服，且好好養著。顧大夫人那裡娘會差人去說，妳先把身子養好了就比什麼都好。」

邢氏是要強的性子，眼裡容不得沙子，也絕不允許別人欺負她的孩子，想起女兒生病的原因，她少不得又要跟自己丈夫吵起來。

「榕兒病成這樣，你現在滿意了？」

本來因為女兒病倒，綏遠侯世子心中多少有些愧疚和心疼，但見妻子絲毫不給自己臉面，劈頭蓋臉又是一陣指責，他的臉色陡然變得十分難看。

如果是以前，見爹爹娘親爭吵，她肯定是愣在原處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但現在，她倒是平心靜氣的。

「爹，娘是擔心女兒的身子，所以才著急了些，您千萬不要怪娘。」葉榕聲音平靜，帶著些虛弱，又病怏怏的，臉色煞白，顯得幾分嬌弱可憐，「女兒病了，暫且不能在爹面前盡孝，屋裡病氣重，怕過給爹爹，爹還是先回去，女兒好了再去給您請安。」

綏遠侯世子聽了這番話只覺舒舒服服，也就不那麼在意邢氏剛剛說了什麼，衝女兒點了點頭，「妳好好休息，為父晚些時候再來看妳。」

目光觸及到女兒蒼白的臉，他也有心想說幾句關心的話，但話到嘴邊就是說不出來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，面對著妻子和這個女兒，他素來做不到輕鬆自在，最後還是沉默著離開了。

邢氏也不想把夫妻關係搞得那麼僵。既然女兒有心維護，她自然不會說什麼。

葉榕忽然有些感慨，如果她早知道從中緩和父母關係，上輩子父母親也不至於淪落到那樣淒慘的地步。

葉榕其實沒什麼病，不過就是一時受了暑氣，剛剛休息了會兒已經好了，只是她不敢跟母親說。

母親重規矩，待自己雖好，卻也嚴厲，何況她裝病是因為不想去法華寺見顧旭，母親聰慧，讓她知道自已的目的，肯定會追問原因，說不定還會以為她是怕了葉桃母女，想要妥協呢。

唐姨娘得寵，母親不是十分在乎，也不會自降身分去跟一個妾爭寵，對葉桃姊弟，母親也沒刻意为難，但若葉桃姊弟想要覬覦她跟哥哥的一切，母親是絕對不允許的。

母親這回之所以動怒，也是因為唐姨娘母女觸碰到了她的底線。

「娘，您為什麼那麼喜歡顧大公子啊。」很久沒有跟母親談心了，葉榕十分珍惜這樣的時光，「滿貴京城那麼多世家子，您怎麼偏偏相中了他？」

以前沒問過，葉榕很想知道。

邢氏也有溫柔的一面，比如跟女兒在一起的時候。

「妳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這般議論別的男子，害臊不害臊？」語氣雖嚴肅，但也寵溺，畢竟這是閨中，就母女兩個，也沒什麼不能說，「顧家一門忠烈，是難得的忠義世家，顧大夫人為人明理和善，是個好相處的，至於顧旭……小小年紀就曉得出去歷練，文采武功都不錯，是個有出息的……主要是，他也相中了妳，日後定會待妳好。」

葉榕心裡卻笑，他相中的可不是自己這個人，是外人口中的「門當戶對，品貌相當」，或者說，相中的是自己葉桃嫡姊的身分。

畢竟以顧旭的人才、品貌，顧大夫人怎麼也不會讓他娶一個侯府庶女的。娶了她，身為庶妹的葉桃能進府的可能性才大。

既然葉榕對外稱病，去老夫人那裡請安一事自然免了。

隔日，葉老夫人差來慰問的人前腳才走，後腳葉桃就來了，還把二房的葉桐也拉了來。

葉桃探病是假，炫耀是真，才坐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就已經在葉榕面前炫耀了好幾回。

一會兒說這個鐺子是爹爹特意命人在簪花坊打製來送她的，一會兒又說頭上的粉蝶流蘇步搖是爹爹送給她姨娘，她看著好看，從姨娘那裡要來的，又說榮哥兒功課全優，爹爹大喜，獎勵了他一匹寶馬……諸如此類。

但不管葉桃說什麼，葉榕始終淡淡地笑著，既不羨慕也不難過，偶爾也會禮貌性配合地誇幾句，然後就沒了。

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，葉桃有些不開心，嘟起嘴巴來。

葉榕瞥了她一眼，也不想再與她浪費時間，只說：「我喝了藥，身子好多了，三妹妹、四妹妹且回吧，天還有些熱，妳們需得保重身子才是。」

葉桐有些怕葉榕這個大姊，聽得這話，立即站起身子來，「是。」

剛好葉桃也覺得繼續待下去沒趣，說了些場面話後就走了。

第二章 揭穿苦肉計

葉桃走後，葉榕的耳根子終於清淨了些。

今日九月初六，如吳命運的軌跡沒變的話，那麼葉桃就是在今天晚上吊死的。

而上輩子的今天，葉桃死的時候，她與母親都在法華寺中，等聞訊匆忙趕回來，葉桃已經渾身冰涼，徹底僵硬了，而那個當著葉家所有人的面，稱是受母親指使的僕人，也早撞柱自殺身亡，從此死無對證。

她還記得那個僕人的身分，的確是母親院子裡的二等僕婦趙嬾嬾。

葉榕不信就當前的情況，母親真會對葉桃痛下殺手，但如果不是母親，葉桃又是誰害的？

葉榕喊來桂圓，讓她暫且先丟下手上的活，親自去盯著趙嬾嬾，差不多黃昏時分，桂圓回來覆命。

「奴婢按著姑娘的吩咐，這大半日都盯著趙嬾嬾，沒發現她有什麼異常。」桂圓從小跟著葉榕一起長大，對主子十分忠心，就算對葉榕的行為異常有所疑問，但主子不說，她也不會主動多問。

葉榕倒是直接說了，「知道我為什麼讓妳去盯著趙嬾嬾嗎？」

桂圓搖頭，「奴婢不知道。」

葉榕說：「因為我作夢了，夢到她背叛了母親。她害我母親不輕，夢裡的事情或許不可信，但事關母親，我也不能大意，妳就不必親自去盯著了，差個可靠的丫頭去，千萬記著，不要打草驚蛇，有什麼情況立即回來告訴我。」

事關夫人，桂圓也知道事態嚴重。

「奴婢知道了。」猶豫一瞬，她又問：「趙嬾嬾畢竟是夫人院子裡的，這件事情，姑娘要不要告訴夫人？」

「暫時不必。」葉榕也怕母親擔心，「趙嬾嬾如果沒做對不起母親的事，那是我多慮了，沒必要這個時候告訴母親，讓她分神操勞。如果趙嬾嬾真做了，我們就拿著她的錯處到母親跟前，也免得她耍滑抵賴。」

桂圓明白主子的用心後，立即出門交代事情去了。

晚飯喝了點綠豆羹，吃完晚飯又歇了會兒，天色才一點點黑下來。

坐在窗邊納涼，望著外面漸漸暗沉的天，葉榕掐算著時間，她打算梳洗一番，親自去葉桃的屋裡坐坐。

前世，她跟母親得到消息趕回來後，她也有私下讓桂圓去打探過情況，差不多能算出葉桃是什麼時辰出事的。

葉榕才剛剛喊了蜜餞來幫自己梳頭、更衣，桂圓就一臉急切之色地匆匆從外面趕到了內室來。

「姑娘，趙嬾嬾偷偷摸摸往三姑娘院裡去了。」

果然……

葉榕立即冷下臉來，催促蜜餞，「動作快點，隨便梳個頭就行。」

蜜餞雖然不知道主子跟桂圓之間有什麼祕密，但她也察覺到了氣氛的不對勁，立即麻利地加快手上的速度。

葉榕望著面前銅鏡裡的自己，忽然，鏡面一點點變得模糊，最後銅鏡裡不再有自己的臉，而是呈現一個房間的格局。

葉榕疑惑了一會兒，閉了眼睛後再睜開眼，看清楚那是一間閨房，且這閨房的陳設佈置，她瞧著頗為眼熟。

直到葉桃的身影出現在鏡中，她才恍然想起來，這是葉桃的房間。

粉色的帷幔、到處都是風鈴跟珠簾，梳妝鏡、衣櫃都是時下流行的款式，首飾多得箱櫃都放不下，最後堆在寢間的書架上。

這不是第一次了。

幾天前，她病得虛弱的時候，也能隱隱約約從鏡子裡看到很多過去的事兒。

後來她彌留之際，最後一次看到的是父親、母親在書房內吵架的畫面，所以她才回到了父母為了她跟葉桃的親事激烈爭吵的那日。

可見，這並不是偶然。

那麼今天忽然又看到這些，是什麼意思？

這是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嗎？

和當初快病死的時候相比，在腦袋清醒的時候看到這些，心情自然不一樣。葉榕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只能盡量平靜地問左右的桂圓、蜜餞，「鏡子裡有什麼，妳們看得到嗎？」

桂圓、蜜餞看到的，當然只有自家姑娘那張雪白的鵝蛋臉。

蜜餞嘴甜，立即說：「當然是姑娘您絕代傾城的容顏啊。」

果然，她們看不到。

葉榕挑眼瞋了蜜餞一下，沒說話。

而此刻銅鏡裡，葉桃的貼身丫鬟正抱著條白綾往房梁上繫，葉桃的奶嬾嬾則鬼鬼祟祟地往門外張望。

寢間裡就三個人，白綾往房梁上繫好後，丫頭又搬了張凳子擱在下方，自己踩著凳子構著腳，吊了吊脖子，調整了下位置後方才下來。

看到這裡，再笨的人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，何況葉榕。

原來前世葉桃的死是個意外，她……或者說她們母女一早就掐住趙嬾嬾軟肋，又趁母親不在家的時候，想行苦肉計陷害母親，只要趙嬾嬾死了，就死無對證。

加上葉桃得寵，又吃了苦頭，父親總會偏向她。

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葉桃原本只是想演一齣戲，結果力度沒把控好，真搭了一條命進去。

她死後，唐姨娘就瘋了，估計知道是自己害死了女兒，承受不了這個打擊又不敢說，才導致癲狂。

她瘋了不要緊，最後一切的罪名卻都由母親扛著，逼得母親走上那條不歸路，葉榕不允許這樣的悲劇再發生。

從住處去葉桃院子，途中會經過父親的書房。葉榕心裡掐算著時間，就先進去給父親請安。

這麼晚了，長女還過來請安，綏遠侯世子挺詫異的，將女兒叫到跟前去，關心了幾句後就讓她回去好好歇著。

葉榕略垂著腦袋說：「晚飯吃得多了，想多走走消消食，方才進來，聽父親身邊的人說，三妹妹也著了暑氣不舒服？我正好過去坐坐，瞧瞧她。」

綏遠侯世子晚飯是在唐姨娘那裡用的，吃飯的時候聽唐姨娘說了一句。

用完飯回來後，想著次女平時最喜歡簪花坊的首飾，為了一會兒哄她開心，特意命人打馬趁著宵禁前去買首飾，原打算帶著首飾過去的，現在長女突然過來，但禮物只有一份……

綏遠侯世子暗中權衡一番，打算禮物改日再送，「既然妳要去，不如隨為父一道過去吧。」

這句話正中葉榕下懷，她恭敬地應著。

綏遠侯世子負手走在最前面，葉榕落後半步，安安靜靜地陪在父親身邊。

走了好一會兒，父女兩個誰都沒有主動開口說話。

綏遠侯世子平時跟唐姨娘生的兩個孩子相處時間最多，嫡長子葉蕭次之，與這個嫡出的長女，相處時間反而是最少的，而像現在這樣獨處的機會，更是絕無僅有。

葉榕倒還好，心思不在這兒，也就沒覺得氣氛有什麼不對勁。

但綏遠侯世子總想找些話來說，他待長女不如待次女好，這不代表他心裡一點都不喜歡長女。

都是自己的孩子，就算偏心，他也只是對一個喜歡得多一些，一個喜歡得少一些罷了。

再說，長女端莊賢慧、才貌雙全，在貴京城裡也算是有名氣的，外人提起長女來，誰不誇讚幾句？

她是侯府的臉面，多少為侯府爭了些光，身為父親，他心裡自然欣慰，可也正因為如此，他才偏疼桃兒多一些。

榕兒什麼都有，日後不愁尋不到一門好的親事，既然桃兒相中了顧旭，在他看來，顧旭平時待桃兒也不錯，日後必不會因為她是庶出的而虧待了她，所以能為桃兒爭取的，他一定會去爭取。

桃兒若以侯門庶女的身分嫁去國公府，的確有些說不過去，因此他提議將桃兒寄在正妻名下，以嫡女的身分嫁過去，也算是能給顧家交代。

顧家既然上門來求娶，如果都是嫡女，那麼榕兒與桃兒又有何區別？

邢氏自私要強，既然在她那裡說不通，何不趁著這個機會單獨與長女說一說。她是好孩子，會明白自己為人父的一片苦心。

「為父知道，妳們姊妹情深。」心裡想是一回事，可能綏遠侯世子心中也知道這樣做的確愧於長女，所以真要開口，必須得好好做一番心裡建設，不可能生硬的直接挑明，「昨兒妳病了，妳妹妹今兒一早就去探望妳。現在妳得知妳妹妹病了，又不管多晚都去探望她……見妳們姊妹情深，為父心裡也高興。」

葉榕知道，前面說的這些都是鋪墊，重點在後面，所以她安靜地聽著，暫時沒開口，果然，就聽自己父親又說——

「妳是嫡女，又有些名聲在外，貴京城裡想求娶妳的人家很多，但妳妹妹不一樣，她沒妳的福分，沒托生在嫡母的肚子裡，日後說親總比不得妳。顧家的這門親事，妳不如讓一讓妳妹妹。」

葉榕不知道父親是真糊塗，還是只是揣著明白裝糊塗。

顧大夫人上門來提親，明顯看中的就是她這個嫡長女的身分和教養，看中的是她這個人，換了人選讓葉桃嫁過去，他就不怕顧家翻臉嗎？

父親不是糊塗的人，不可能不明白顧大夫人的意思，所以很可能是為了葉桃豁出去、厚著臉皮裝糊塗罷了。

既然他裝糊塗，葉榕也就不說破，只笑說：「怎麼會沒人上門提親？女兒記得，前些日子唐家的夫人還上門說親了呢，只是姨娘瞧不上自己侄兒，這才沒肯答應。」唐家這些年靠著跟侯府的關係也算混得不錯，唐姨娘的親兄長唐統，如今大小算個武官，日後也還有晉升的可能。

只是，唐姨娘母女現在一門心思攀上顧旭這高枝，自然瞧不上唐家公子。

這事綏遠侯世子知道，他當時也是沒答應的，桃兒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怎麼可能讓她嫁去唐家那樣的小門小戶？

「妳妹妹好歹是侯府貴女，再是低嫁，也不能嫁得太低，唐家……這親事，妳祖母也不會答應。」

葉榕立即又問：「那三妹妹想嫁顧家的事兒，祖母老人家知道嗎？」

言外之意就是，您敢開口告訴她老人家嗎？還不得被罵個三丈遠。

畢竟誰也不是傻子，人家唐家公子高攀不起葉家，葉家一個庶女就可以妄想嫁入國公府了？

何況，這國公府還不是一般的國公府，如今的老國公爺，尚的可是明陽大長公主，換言之，人家是皇親國戚，身上流著皇家的血呢。

別說葉桃，就是她葉榕能嫁去，都算是高攀的。

這話說得委婉，但她知道父親心裡明白。

綏遠侯世子的確心中有數，被女兒三言兩語堵了後有些訕訕的，也沒好意思再開口。

好在，很快到了葉桃所住院落的門口，父女兩人正準備從正門進去，旁邊耳門突然竄出一個身影來。

綏遠侯世子是習武之人，十分警覺，立即厲聲問：「誰？」

那人聽到聲音後好像想逃，但綏遠侯世子見這人鬼鬼祟祟，一揚手，身後一個小廝立即過去將人拿下了。

見狀，葉榕立即給桂圓、蜜餞兩個使眼色——去請安前，她就跟兩個大丫鬟說好了，等來了葉桃的院子裡，她們要快速的制服葉桃身邊的一個婢女和她的奶嬭。

葉桃這招苦肉計實屬兵行險招，肯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所以葉榕篤定，除了那貼身婢女跟奶嬭沒別人知道，拿住知情人，免得她們倆通風報信。

小廝拿住的老嬭，正是在邢氏房中伺候的趙嬭，綏遠侯世子認得這個老婦。前幾日他去邢氏房中，夫妻倆又吵了架，他怒氣衝衝地從房裡出來，正好被這老婦撞上，他記得當時自己還踹了她一腳。

也就前幾天的事兒，他記性沒那麼差，所以就記住了。

「是妳？」認清楚人後，綏遠侯世子心中頓起不祥之感來，厲聲質問：「這麼晚了，妳鬼鬼祟祟在這裡幹什麼？」

趙嬭被鉗制住，動都動不了，支支吾吾的不肯說。

綏遠侯世子立即轉頭朝院子裡看，忽然想到什麼，立即拔腿大步往院子裡去，葉榕提著裙子一路小跑跟上。

綏遠侯世子關心次女，顧不上別的，只一個勁往葉桃閨房去，側頭見長女也跟上來了，他一邊走一邊冷笑，「我說妳怎麼這麼好心，原是替妳母親把風來的。妳們母女真是惡毒心腸，妳母親可惡，妳也好不到哪兒去。妳回去告訴妳母親，桃兒但凡若有半點不好，我拿她是問。」

葉榕沒說話。

原守在葉桃門外，隨時準備通風報信的兩人被桂圓和蜜餞事先弄走了，此時房內只有葉桃一人。

聽到門外有動靜，葉桃立即壓著聲音問：「是爹爹來了嗎？」

雖然她壓著聲音，但外面的人都聽得清楚。

葉桃又說：「粉蝶妳們可要盯緊啦，爹爹快進門的時候再告訴我，不然我吊了脖子，爹爹卻沒來，那我可就真的死嘍。」

綏遠侯世子欲要推門的手僵在門外。

葉榕見狀，直接推了門。

突然聽到推門聲，葉桃有些手足無措，一不小心，真踢倒了腳下的凳子，脖子吊進白色綢緞綁成的圈裡，掛在房梁上，整個人臉色都憋紅了，手腳亂揮地掙扎。

葉榕立即說：「趕緊將三姑娘放下來。」

突然看到這情景，所有人都驚呆了，好幾個都沒緩過神來，好在葉榕臨危不亂，立即指使了兩個婆子將人放下來。

葉桃沒事，就是嚇著了，用力咳了一陣後，突然紅著眼圈撲倒在父親跟前。

「爹爹，有人害我！爹爹救我啊！」葉桃以為一切盡在自己掌握中，全然不知道方才父親在門外已經什麼都聽到了。

綏遠侯世子尷尬地立在原處，扭頭朝長女望了眼。

葉榕開口問：「三妹妹何故這樣說？誰要害妳？」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，綏遠侯世子心裡已經明白了，按他的想法，此事就此翻篇最好，揪著不放，於誰來說都十分尷尬。

礙著長女在，他知道要訓斥次女幾句，免得徹底寒了長女的心。

再說，這件事情也是不能讓邢氏知道的，教訓葉桃幾句，對長女也算是有個交代。

「桃兒，妳也太過胡鬧了。」綏遠侯世子沉著臉色，原本慈祥的眉眼此刻冷厲又陰沉，「平時妳小打小鬧也就算了，今天實在是太過放肆。」

葉桃有些懵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扭頭看了看葉榕，突然意識到她是跟父親一起來的，葉桃認定是她在父親跟前搬弄是非，於是更加拚命要痛踩邢氏母女一腳。

「不，不是的……爹爹，不是這樣的。」葉桃別的本事也有，哭功第一，眼淚說來就來，「爹爹冤枉我了，我不是在玩，是真的有人害我。剛剛有個人拚命按著我的腦袋，將我吊上去的……」說著，她撲倒在綏遠侯世子腳下，聲聲淒然，「還好爹爹來得及時，不然……不然您就永遠見不到您可愛又懂事的閨女啦。」

這一套如果在以前絕對管用，但是今晚，綏遠侯世子不為所動。

礙著長女在，他不得不心狠一些，用力抽回了自己的腳，葉桃順勢摔倒在地上。她的模樣可憐極了，淚眼汪汪地盯著自己父親看，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。

「爹爹不喜歡桃兒了嗎？」她這回是真的怕了，哭得鼻涕、眼淚一大把，毫無形象可言，「爹爹煩桃兒了嗎？如果真是這樣，那桃兒不如真的死了算了。」

她說罷就要撞牆，葉榕忙讓人攔住了。

事情已經解決，她與母親的這一劫難算是過去了，不過她沒打算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。

葉榕嚴肅地看著父親，此刻心裡除了鬆了口氣外，竟然還有些得意，她也期待著，想看看知道真相的父親到底會如何做。

「三妹妹還小，又單純可愛，這種陰毒的招數，怕不是她自己能想得出來的。」葉榕適時開口，「敢耍這樣骯髒的手段陷害嫡母，這種人，就算不處死，也得趕出府去！」

綏遠侯世子沒吭聲。

葉桃突然不哭了，呆呆地望著父親，心裡有些慌，這才反應過來，粉蝶呢？奶娘呢？

綏遠侯世子沉默一會兒才給出答覆，「既然是家醜，不宜外揚，桃兒想必是受了下人唆使這才一時糊塗，不過唆使她的人的確是心腸惡毒，她身邊的丫鬟、婆子，我看都得換了。」

幾句話就把責任推到了別人身上，伺候唐姨娘母女，這些丫頭婆子也是夠冤枉的。葉榕又說：「事態嚴重，丫鬟婆子哪裡來的膽子，女兒怕只怕……有賊人混入了咱們侯府，想以此挑撥父親、母親的關係。父親您想想，令兒若您沒能及時趕到，而三妹妹真出了事兒，又有趙嬪嬪那個當場被抓獲的人證在……母親就是長了一百張嘴，怕也得攤上個戕害子嗣的惡名啊。」

綏遠侯世子忽然覺得，長女這得理不饒人、步步緊逼的樣子，實在像極了她母親……他辯不過妻子，在長女面前也沒什麼威嚴，忽然有些心累。

葉榕是故意的，有些道理必須掰開了說給他聽，不然他總是裝糊塗。

目的已達到，於是她說：「三妹妹院子裡的人，爹爹看著處置吧，我不管，但那趙嬪嬪是母親院子裡的人，我必須帶走，她是生是死，總得母親做主。」

讓長女帶走那老婦，妻子肯定就什麼都知道了，而他不願妻子知道這事兒。

綏遠侯世子攔住葉榕，肅著張臉說：「那老婦交給我處置，妳母親那裡妳什麼都別說，到時候我會給妳母親一個說法。」

這說法肯定是趙嬪嬪死因的說法，而不是唐姨娘母女惡行的說法。

既然做父親的臉面都不要了，葉榕也懶得再周旋，人她肯定得帶走，於是做了最後的「讓步」，「姨娘母女算計這麼多，無非是想算計了顧家那門親事，我在這裡答應爹爹，顧家的那門親事我不要了，但趙嬪嬪我必須帶走，也請爹爹給我娘一個體面。她是一家主母，她的人，必須她親自解決。」

綏遠侯世子皺眉道：「妳娘的脾性，妳不是不知道，若她知道緣由，她們母女……」

葉榕說：「爹，您從小就教導我們，做錯了事情就得要受罰，這樣才能長記性。如今姨娘母女做錯了事，左不過就是罰一頓，有爹護著，娘還能趕她們走嗎？」

綏遠侯世子再次沉默。

葉榕朝著父親行了一禮後，轉身帶著自己的人離開了。

葉桃縮在角落，嚇得一聲不敢吭。

綏遠侯世子有心訓斥幾句，但目光觸及女兒那張嚇得蒼白的小臉後，嚴厲的話說不出口，只吩咐人將她關起來，沒他的允許，不准她出門。然後又讓人傳話去唐姨娘屋裡，也是同樣的關禁閉懲罰。

他如果沒懲罰、沒動靜，邢氏那裡肯定不依不饒，這也算是以退為進。

第三章 寵妾滅妻的爹

夜深了，綏遠侯世子篤定就算妻子立刻就知道真相，她向來以大局為重的行事做派，也必然不會大晚上鬧出動靜來。

畢竟是大房的醜事，誰也不想鬧得滿府皆知，對誰都不好。

當天晚上，他沒去邢氏房裡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邢氏那裡吃早飯。

一夜沒睡，他面容顯得有些憔悴，見長女沒在妻子屋裡候著，倒是好奇地問妻子，「怎麼……榕兒沒來請安？」

葉榕恐夜長夢多，所以昨天晚上直接押著趙嬾嬾去了邢氏院裡，母女倆都算準了他今天一大早會過來，所以商量後，邢氏讓女兒早上不必露面，這件事情，她自己會解決。

「榕兒身子還沒好透呢，就忙著要去給你這個父親請安，她昨天晚上是跟老爺待在一起的，女兒受了驚嚇又吹了夜風，老爺竟忘了？」

對綏遠侯世子這個丈夫說話，邢氏素來夾槍帶棒，綏遠侯世子都習慣了。

再說，他今天來，也不是想跟她吵架的，唐姨娘母女理虧，又有把柄攥在她們母女手中，他眼下只想好好安撫妻子母女。

「榕兒受苦了。」綏遠侯世子雙手一撩袍襖，在桌邊坐下，抬眸看著坐在對面的妻子，態度誠懇，語氣認真，「吃完飯，我去看看她。」

「不必了，你去了，她還得下床來給你請安，就讓她好好休息休息吧。」

綏遠侯世子點頭，「也好。」望著滿桌子早點，他沒有一點胃口，原已經做好了受她冷語奚落的準備，但她的態度在自己意料之外，讓他忽然有些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但不說也得說，畢竟他總得把事情解決了。

「昨天晚上桃兒在自己屋裡胡鬧的事情，榕兒跟妳說了嗎？」他問。

邢氏倒是爽快，「說了。」

綏遠侯世子還等著她繼續說下去，誰知她回答完這兩個字就沒了。

「妳心裡是怎麼想的？」

邢氏說：「老爺不是已經懲罰了她們母女嗎？你罰的時候沒告訴我，事後才來問我，是覺得自己罰得輕了，想我重新懲罰她們嗎？」

綏遠侯世子忙說：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」

邢氏沒再揪著這個不放，扯了另一個話題，「這件事情倒是給我提了個醒，千防萬防家賊難防，敵人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吃裡扒外的家賊。我待那老婦不錯，她竟然為了些銀錢出賣我這個主子，好在這回是有驚無險，但保不齊還有下回呢。正好趁這個機會，我得好好整頓一下。回頭世子爺也去前頭好好清查一下，免得日後沒被外人擠對死，卻被家裡奴才出賣，何苦來著。」

今天的妻子有些反常，綏遠侯世子不太敢相信。他不信，她真的就這樣放過唐姨娘母女了。

「唐姨娘母女那裡，妳……」綏遠侯世子一再試探。

邢氏反倒笑了起來，笑容有些陰陽怪氣的，「老爺是什麼意思，是暗示我要懲罰她們嗎？如果老爺有這個意思，好啊，我成全你。」

「不……不是。」綏遠侯世子再次否認，他難得的伸出手握住妻子，一臉情深的樣子，「妳懂事又明事理的樣子，我覺得很美。」

邢氏胃裡一陣犯噁心，險些吐了。

綏遠侯世子胃口倒是很好，吃了不少，吃完飯後跟妻子道別，出門去了營裡。

邢氏讓人把早膳撤了，確定丈夫已經出門離家，她就吩咐自己的陪嫁王田家的帶人去了唐姨娘母女的院子。

葉榕在自己院子裡吃了早膳後，沒先去母親院裡請安，而是直接去了老夫人那裡。葉老夫人是個慈眉善目、和藹可親的老人家，最喜歡孫輩們圍在自己膝下玩鬧湊趣，瞧見葉榕來了，老人家立即關切問：「妳身子可大好了？需得好好養著才是，不必著急來我這兒請安。」

前世若說心疼，其實葉榕也挺心疼祖母老人家的，到了晚年，先是得知長子死因真相，後又眼睜睜瞧著孫兒們互相殘害、曾孫流落街頭……死的死、眨的眨，晚年不但沒能享受天倫，反而受那樣的打擊，想必心裡很不好受吧。

重活一世，葉榕也挺想好好在她老人家面前盡孝的。

「吃了藥，已經大好了，孫女不孝，讓祖母擔心了。」

「來，妳坐這兒來。」老夫人拍了拍自己旁邊，待葉榕坐了過去，老人家笑說：「到底還是妳娘有本事，替妳說了那麼好的一門親事，妳嫁過去後定要好好相夫教子、孝順公婆，好好與顧家人相處。」

葉榕垂下腦袋說：「顧家還沒正式上門提親呢，這親事，不一定能成。」

葉榕是說給自己聽的，她不希望這門親事成功，但老人家卻以為她是害羞了。老夫人樂呵呵笑說：「沒什麼好羞臊的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是遲早的事兒，妳的親事定了，後面的桃兒、桐兒也就快了。」老人家有些感慨，提起葉桃來，她忽然問：「妳們姊妹怎麼沒一起來？」

老夫人才問完葉榕，外頭就有人急匆匆跑進來，附在她耳邊說了幾句。老人家臉色驟然一變，「什麼？」

邢氏可沒那麼心慈手軟，她雖然不在乎唐姨娘母女得寵，但也絕對不會允許唐姨娘母女踩到她跟女兒頭上去。母女倆如果安安分分、老老實實的，她這個做嫡母的日後肯定也會給葉桃尋個不錯的親事，而唐姨娘她育有一子，算是有些功勞，只要不過分的作妖鬧事，她同樣不會虧待。

怪就怪她們母女心太大，膽敢覬覦不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今天眼饞嫡姊的婚事，明天是不是就要眼饞嫡兄的爵位？

對付這種心裡沒分寸的人，邢氏不需要明事理。

她們不是想搞事情嗎？那自己就陪著她們一起好好大鬧一場，不給點厲害讓她們瞧瞧，唐姨娘還真以為背地裡耍那點小聰明、晚上吹吹枕邊風，就能麻雀變鳳凰了？

作她的春秋大夢！

所以，早晨吃飯的時候，邢氏借機提了整頓家風的事兒，既然要整頓，唐姨娘母女的院子也不能落下。

邢氏的人去「抄家」，唐姨娘肯定反抗，但王田家的毫不客氣，直接將人按住了打巴掌。

唐姨娘何曾受過這樣的侮辱？

世子爺不在家，只有老夫人能替她做主，王田家的故意放水，讓她的人去老夫人屋裡告狀。

葉榕扶著老夫人匆匆趕來唐姨娘院子的時候，邢氏也在。

唐姨娘母女原本跪在地上一聲不敢吭，見老夫人來了，母女倆跟約好了似的，同時軟倒在地上，擺出一副即將要斷氣的可憐模樣。

邢氏顧及著老人家喜歡孫輩，所以沒動葉桃，只是打了唐姨娘的臉。

老夫人心軟脾氣好，見唐姨娘被打成這樣，立即質問邢氏，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邢氏說：「家裡出了內賊，兒媳早上與世子爺商量後，決定肅清內宅。唐姨娘不但不配合，還以下犯上，兒媳不得已才打了她。」

「什麼內賊？家裡出了賊，我怎麼不知道這事兒？」

「還沒來得及稟告您。」對婆婆，邢氏十分恭敬。

唐姨娘覺得自己占理，跪著爬到老夫人跟前來，哭說：「什麼賊人不賊人，不過是個幌子罷了。夫人就是見不得妾身好，這才故意來尋事。老夫人，您定要替妾身做主啊。妾身賤命一條，別說挨打，死了也沒事，但……可憐了桃兒、榮兒姊弟倆。桃兒才十三歲，日後親事都攥在夫人手裡呢，還有榮兒……他那麼有本事，書念得那麼好，可惜……托生在姨娘肚子裡……他們姊弟慘啊。」

唐姨娘慣會撒嬌賣慘，葉榕母女見怪不怪。

葉榕怕祖母累著，喊人搬了椅子來，扶著她坐下後，才說：「母親行事一向有分寸，平日裡待姨娘、三妹妹也多寬厚，今兒動手還是頭一回，想來是誰真惹著母親生氣了。」

唐姨娘繼續裝模作樣，「大姑娘是夫人生的，自然向著夫人說話，姑娘也請瞧瞧妾身這張臉，妾身雖只是世子爺的妾，但也是爹生娘養的，也是有人疼的，妾身雖命賤，好歹也給侯府生了哥兒、姐兒，看在榮兒面子上，夫人也不能這樣打我。」

唐姨娘這些年之所以越來越囂張，除了得寵外，也是因為她娘家地位越來越高。再來就是嫡長子葉蕭是個混不吝，而她的兒子葉千榮念書、武功樣樣好。

她這就開始不甘心只當個姨娘了。

邢氏自始至終都不把唐姨娘放在眼裡，面對她的告狀，只笑了笑，「那我打都打了，妳想如何？」

唐姨娘不理邢氏，只求老夫人做主。

老夫人不掌大權已經很久，但看到唐姨娘那張臉，她還是於心不忍，「請府醫來，替姨娘瞧瞧傷，務必要治好了。」又對邢氏說：「老大媳婦，妳來。」

邢氏跟了過去，婆媳倆單獨說話。

老夫人歎了口氣說：「我知道，這些年來老大偏疼唐姨娘，讓妳受委屈了。老大不好，我也罵過他。只是她畢竟生了兩個孩子，唐家如今也是將門之家……妳打了她，若是讓唐家知道，鬧起來也不好看，畢竟是家醜。」

邢氏點點頭，「兒媳也明白，家醜不可外揚，所以兒媳起初也是想忍了的，但兒媳畢竟是一家主母，若是任一個妾欺負到頭上卻不敢反抗，鬧出去也是一樁笑話，丟的是咱們侯府的臉。」

老夫人聽出了不對勁，「怎麼，可是妳受了什麼委屈？」

邢氏一時沒說話，老夫人又問了一遍後，她才鬆口，「這件事情媳婦答應過世子爺不說，若是說了，怕世子爺回來又得找媳婦吵架。榕兒正在跟顧家大爺說親，這個節骨眼上，媳婦最怕出事兒了。」微一頓，又說：「說起來，恐怕這事兒還跟顧家有點關係。」

「怎麼又跟顧家有關係？妳說，說清楚了，老大回來敢找妳吵，我替妳做主。」

唐姨娘的人下午就候在侯府門口，等傍晚綏遠侯世子一回來，立即就痛訴唐姨娘的慘狀。

綏遠侯世子立即去了唐姨娘的院子，看到人後更是火冒三丈。

邢氏這個心狠手辣又不守信用的女人，說好了事情就此翻篇兒的，卻背地裡又來找唐姨娘麻煩。

綏遠侯世子怒氣衝衝去了邢氏的院子，正要發火，就發現不但老夫人在，葉桃的奶嬖嬖跟侍婢粉蝶也都在，在場的一概是跟誣陷嫡母有關的人，邢氏雷霆手腕，早把事情都查清楚了。

看到這些人，綏遠侯世子更加惱火。

他擰著眉看向妻子，「妳是什麼意思？早上妳怎麼答應我的，結果妳又是怎麼做的？妳不但出爾反爾，還轉頭就私自動刑打人，妳眼裡還有我這個一家之主嗎？」

綏遠侯世子暴跳如雷，邢氏滿不在乎，不疾不徐道：「早晨世子爺是准了妾身肅清家風的，難道忘了？妾身還提醒世子爺，前頭也要好好查查。」

綏遠侯世子深知邢氏不好惹，恐防她言語有詐，只狠狠甩了甩袖子，緘默不言。

邢氏不管他，反正該說的她全都說了。

老夫人難得擺出威嚴來，冷著臉坐到上首，然後指著長子怒罵，「你真是好大的膽子！平日裡寵妾滅妻也就罷了，如今那唐氏膽敢那般胡鬧，你也打算縱容？你當我跟你爹是死的嗎！」

綏遠侯世子最怕他爹，忙說：「兒子不敢。」

老夫人這回卻不打算護著長子，決心要好好罰一罰他，否則他真以為綏遠侯府已經是他這個世子爺說了算呢。平時的小打小鬧也就算了，如今唐氏膽子越來越大，她若再不主持公道，寒的就是邢氏的心。

「我問你，昨兒晚上你去桃兒屋裡，聽到了什麼？」

綏遠侯世子頭皮一陣發麻，他不知道妻子到底是怎麼跟母親說的，但看得明白，

這件事情，他想捂也捂不住了。

「桃兒還小，不懂事，她是鬧著玩的，而且兒子也罰了她。」

「十三歲了，還小？」老夫人都要氣笑了，「既然你說她還小，為何又急著給她訂親？既然還小，何不留在家裡幾年，等十七八、二十了再說親，也不遲啊。」綏遠侯世子知道，妻子這是連桃兒想嫁顧旭的事情也一併說了，不由冷冷剝去一眼。

「你少那樣看你媳婦。」老夫人言辭冷厲，「我告訴你，膽敢設計誣陷嫡母這事兒，就算你媳婦不追究，我也得嚴懲。今兒敢害嫡母，是不是明兒就敢害我這個祖母？等我們死了，以後是不是整個侯府都是她唐氏說了算？」

「母親言重了，唐氏她絕對不敢。」

「我看她沒有什麼不敢的，仗著自己娘家勢力越來越大，她也不甘心再做侯府的小妾。她不甘心，我也不攔著，侯府可以放她回唐家，她另行別嫁。別又想做正妻，又不願離開侯府這富貴之地。你告訴她，唐家勢大了，但葉家跟邢家也不是吃軟飯的，她再敢放肆，到時候就算她賴著不走，我也得趕她出去，免得帶壞了桃兒！」

「是，兒子一定一字不漏轉告唐氏。」

老夫人又說：「你再告訴她，榕兒跟顧家的親事若是黃了，我一樣饒不了她。」

「兒子明白。」

「還有一——」老夫人又想起一件事，「唐氏不過一個妾，她不適合住那麼大的院子，也沒資格用那麼多僕人，這事我已經說過你媳婦，也是她太過縱著唐氏。院子得換，奴僕、丫鬟撤走一半，這種內宅的事情你就不必管，你媳婦去做就行。最後，唐姨娘罰關禁閉三個月，這三個月，讓她好好反思反思，你也好好反思，你爹晚上回來，你最好在他回來前三動去請罪。這一回，娘也護不了你。」

「是，兒子都聽母親的。」

事已至此，綏遠侯世子知道，多言無益。

老夫人走後，邢氏將所有參與其中的人該打的打，該賣的賣，個個嚴懲不貸。

等人都打發完了，綏遠侯世子才冷眼看著妻子，「妳何必得理不饒人呢？」

邢氏拍了拍手，折騰一天有些累，她坐下來跟他說話。

「爺也知道我占理？」邢氏有些挑釁，「有本事，爺也拿個我的錯處占個理去，到時候我倒要好好瞧瞧，爺是不是也會像我這樣得理不饒人。」

綏遠侯世子年輕的時候就輕狂傲慢，上了點年歲後雖然有所收斂，但也不見得多穩重。他早看不慣邢氏的鐵血手腕和目中無人，現在又被邢氏挑釁，自然不會輕易服輸。

「妳別忘了，榕兒是葉家孫女，桃兒也是，母親疼榕兒，也一樣疼愛桃兒。葉家在意的是有沒有結上顧家這門姻親，至於是誰結上的，除了妳在意，別人也不在乎。榕兒雖是嫡女，但架不住顧旭看中的是桃兒。」

綏遠侯世子說這話的時候，葉榕就站在一邊角落裡，聽到這樣過分誅心的話，她只是輕輕垂下眉眼，依舊安安靜靜地立在一旁，似乎沒有受太大的打擊。

因為早看得明白，也不再對這個父親抱有奢望，所以就不存在失望。既然他只拿自己當可以撐侯府門面的一個工具，那麼她就當他是可以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工具好了。

以真心才能換真心，他對自己沒多少在乎，自己也就不必自作多情、巴巴去祈求那點可憐的父愛。

這輩子只要娘跟哥哥好好的，她也就別無他求了。

葉榕不在乎，但邢氏疼女兒，她不可能容忍丈夫當著女兒的面說這些混帳話。她有意要與丈夫算帳，不想女兒夾在其中尷尬，撇頭對葉榕道：「榕兒，妳先回去歇著，不必候在這裡。」

葉榕這才抬眸朝父親看去，見他眼神躲閃，也猜得著想必他是知道說錯了話。

「是，母親。」朝著母親福身行禮後，她又朝父親行禮，「女兒先告退。」

綏遠侯世子面露尷尬之色，只淡淡朝女兒點頭，卻有些不敢正面看女兒的眼睛。長女的懂事大度知禮節，更襯得他這個父親很不稱職，他不喜歡這種感覺，莫名有股子壓迫感。這就跟妻子給他的感覺一樣，讓他無時無刻都想逃避。

他真是受夠了，也不想繼續留下來挨罵，葉榕才走，他一甩手也要走，被邢氏喊住了。

「莫非世子爺自己也知道錯了，所以不敢獨自面對我？」成親這麼多年，邢氏早摸清他的脾性，知道怎麼對付他，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既然爺知道錯了，道個歉就行。你是榕兒的父親，自然沒有父親向子女道歉的規矩……爺可以與我道歉，我替榕兒受著。」

綏遠侯世子暗罵她癡人說夢，果然急了，轉身跳腳指著邢氏，「妳這個毒婦！想我在妳面前低一頭，別癡心妄想了。」

「到底誰癡心妄想，我想爺心裡清楚得很。」論打嘴仗，邢氏對付綏遠侯世子實屬綽綽有餘，面對丈夫此刻的狂躁，她淡定得很，繼續言語上極盡羞辱，「唐氏一個賤婢生的賤種也敢妄想跟我的女兒爭？她也不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德行。果然是沒什麼教養的女人教出來的孩子，從小就知道怎麼勾引男人，我早說了，當初桃兒那丫頭就該養在我膝下、聽我的教誨，再不濟，至少也得教得規規矩矩的，懂些禮數。哪像現在，一點世家女該有的規矩都沒有，成日跟著大爺一個大男人滿大街的跑。說好聽了是可愛灑脫，說得難聽，那就是沒家教，她沒家教不打緊，咱們侯府可是要臉面的。」

邢氏罵人不吐髒字，但句句都是誅心，綏遠侯世子憋紅了臉愣在一處，反駁不了一句，但邢氏越是這樣說，綏遠侯世子就越偏寵唐姨娘母女。

「妳以為妳多厲害？妳若厲害，怎麼蕭哥兒那般不成器？」終於尋到妻子的一處軟肋，綏遠侯世子緊緊抓住不放，盡可能羞辱，「蕭哥兒都二十了，連個舉人都不是。榮哥兒才十二，明年都要下場考舉了，別回頭弟弟都中了舉，哥哥還什麼都不是。」

他笑話她，「呵，這就是妳教出來的好兒子啊。考不中就考不中，偏說什麼先成家後立業，怪到沒娶媳婦頭上，現在媳婦也娶了，不還是一樣？」

邢氏覺得他簡直可笑之極：「怎麼哥兒考不中舉，也得怪到我頭上？世子爺就不自己檢討檢討嗎？我們女人可不需要科考。世子爺若是如二爺一樣本事，蕭哥兒早就出息了。」

「妳！」綏遠侯世子一口血卡在喉嚨，嚥不下去也吐不出來。

這一點是他不願承認的痛。

綏遠侯世子吵不過妻子，開始放狠話，「邢氏妳等著，妳想榕兒嫁去顧家，我偏要桃兒嫁過去，至於最後到底誰能嫁，各憑本事。」

撻完這句狠話後，他怒氣衝衝走了，邢氏卻皺起了眉頭來。

葉榕其實沒離開，她先是假裝走了，但後來又悄悄折了回來，她擔心父母吵得太厲害，想留下來聽聽看父母都說了什麼，萬一吵得過分了，好及時想法子勸開兩人。

等父親走後，她才又重新往外走，卻有些心不在焉。

她想到了哥哥，前世的哥哥活到三四十歲，一直碌碌無為。

她記得哥哥小時候念書挺上進、挺聰明的，也是打小上家塾開始就被夫子誇，小小年紀就中了秀才，可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越來越混帳，不肯好好讀書就罷了，還在外頭結交一群狐朋狗友。

娘雖然嚴厲，但畢竟是內宅婦人，手伸不到前頭去，有心無力，管不著哥哥。

而爹爹則只把哥哥當成他對付娘、羞辱娘的工具，每次看到哥哥就罵，罵完他爽了，就繼續放任哥哥不管。

葉榕知道他不是個好父親，或者說，不是她跟哥哥的好父親。

或許在他心裡，巴不得哥哥不成器呢。這樣的話，他就能在娘面前挺直腰板了。

在他心裡，葉千榮才是他親兒子，而哥哥只是娘的親兒子。

葉榕不希望哥哥重複上輩子的悲劇，她想哥哥成為國之棟梁，哥哥其實是聰明的，他的墮落肯定有原因。